

四邑粵語句末“個”的語音形式及句法語義功能 ——與廣府粵語的對比

梁嘉欣

浙江大學

本文主要探討四邑粵語句末“個”的句法語義功能，這個的“個”大概對應普通話“的”。“的”的相關研究相當豐富，主要集中在“的”與“了”的對立（呂叔湘 1957；湯廷池 1983 等），以及“VO的”中“的”前移的問題（袁毓林 2003，沈家煊 2008，劉瑩、程工 2021，完權 2021，崔四行 2023 等）。粵語“個”（或“嘅”）的功能與普通話“的”的語法分佈不完全一致，比如粵語沒有由“的”前移形成的“形義錯配”句（鄧思穎 2008），見例（1）；但存在例（2）（3）。本文把出現在句末“個”為研究對象，不考慮其是否與普通話的“的”完全對應。

- （1）* 佢係投個讚成票。
- （2）佢投個係讚成票。
- （3）佢係投讚成票個。

香港粵語句末助詞研究豐富（Kwok 1984，Law 1990，Mathews and Yip 1994：349，Fung 2000，鄧思穎 2015 等），句末“嘅”主要有 $k\epsilon^{33}$ 、 $k\epsilon^{25}$ 、 ka^{33} 、 ka^{21} 等形式，其中“㗎” ka^{33} 被認為是“嘅”和“啊”的合音（Mathews and Yip 1994：342）； $k\epsilon^{25}$ 被認為是助詞 $k\epsilon^{33}$ 疊加升句調 H%的結果（Law 1990；鄧思穎 2008，2015：342）。學者普遍認為粵語句調只反映在句子或短語的最後一個音節上（韓維新 2013，Xu & Mok 2011 等），即邊界調（boundary tone）；故本文引入 C_ToBI（Wong, et.al 2005）及相關理論，基於製圖理論（Rizzi 1997，Li & Sybemsma 2007，Pan 2019，Tang 2020），為泛粵地區的邊界調提供句法定位。

本文目的是探索邊界調在不同粵語的普遍性，為句法—語音接口理論提供證據。為此，本文選擇四邑粵語為研究對象，期望能解決以下問題：1）句末“個”有多少個讀音？是一個句末助詞的語音變體還是獨立語素？2）聽覺感知上，位於句末位置的“個”是否可以分解為更小的單位？3）“個”和邊界調的句法語義功能是什麼？四邑粵語是否和廣府粵語有相同的表達方式？初步發現：1）四邑粵語句末“個”有兩組讀音：去聲組 $k\sigma^{223}$ / $k\sigma^{223}$ 和上聲組 $k\sigma^{35}$ / $k\sigma^{35}$ ；其中 $k\sigma$ 是“個”語音弱化的結果。2）與香港粵語一樣，上聲組可分解為“個”和邊界調 H%；不過，四邑粵語不存在低降調“個”。句法上，“個”處於標句詞短語（CP）最低層 FinP 的中心語位置，表示“係”後的詞或詞組提供的信息是一個已知預設，具有有限定

意義；邊界調 H%處於 DiscourseP，具有“徵求回應”的作用，屬於言語行為。3) 目前發現以下現象。

功能	四邑粵語	廣府粵語
限定	我 kuo ²¹ 處唔賣流嘢 kə ²²³	我哋呢度唔賣流嘢 ka ³³
疑問/ CoA	山竹係嘛來 kə ²²³ ? 好似好好吃 kuo ³⁵ kɔ ³⁵	山竹係咩嚟 ka ³³ ? 好似好好食噉 kɛ ²⁵
超預期	嘛 kuo ²¹ 啱 kɔ ³⁵ /* kə ³⁵ /* kɔ ²²³	乜咁啱 kɛ ²⁵ /* kɛ ³³
反詰	你係咪咩 kə ²²³ tsək ²²³ 你傻 kə ²²³ mɔ ²¹	你係咪傻 ka ³³ tsək ⁵⁵ 你傻 ka ²¹
說者評價	我 k ^h uo ²¹ 時個肚 nan ²² 痛 kə ²²³ ，想去吓廁所啊。	我而家個肚特別痛*嘅/*嚟/啊，想去吓廁所啊。